

清陸以脩著

上海衛生出版社

冷廬醫話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原爲五卷，今增列補編一卷。其一、二兩卷論述醫務道德、保生慎藥和診法、用藥等項，以及古今醫家、古今醫者是資取法者。卷三以下係撙拾歷來名醫對多種病症的治驗案等，間附己意以發明之。推究原委，詳其利弊，百多中肯。其補編一卷，係就作者所著《冷廬雜識》中有關醫事者擇要錄入，附列編末，故較原刻尤見充實。足爲學習和研究中醫學術的參考，並具有啓發作用。

冷 廬 醫 話

清 陸 以 恬 著

*

上海衛生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南京西路200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80號

上海土山灣印刷廠印刷 華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 1/4 字數 97,000

(版 大 東 統)

— 1958年1月新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,500

統一書號 14120·311

定價 (9) 0.85 元

自序

醫理至深。豈易言哉。抑自軒岐以來。代不乏人。既已詳且盡矣。又奚待言。余小子。學疏識庸。莫究要妙。不亦可已於言乎。雖然。言必窮乎理之奧。則誠不能以幾及。若惟摭拾聞見。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。又何必不言。於是涉獵收餘。隨筆載述。聊以自娛。意淺而辭瑣。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。夫言之不能文。猶之可也。言而或悖於理。則言適足以招尤矣。是用不敢晦匿。求當代君子教正焉。

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湑書於杭州學廨之冷廬

7X155/110

跋

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。既已補其殘損。訂正以行世矣。先生精於醫識。中所採岐黃家言。正復不少。竊以先生於醫學。必有所心得。爰益購求先生之遺書。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。繼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。俱手抄本。未付梓者。醫案採摭繁富。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。醫話則專以辨證爲主。凡述一證。必推究其虛實源委。而指摘醫家利弊。言多精鑿。自序謂摭拾聞見。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。噫。豈易言歟。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。亟付手民。壽諸梨棗。仿古香齋袖珍本。以便取攜。暇日擬再訂正醫案。續以行世。時光緒二十三年。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。烏程龐元澂跋。

冷廬醫話目錄

卷一

醫範	一
醫鑑	六
慎疾	一二
保生	一四
慎藥	一八
求醫	二五
診法	二八
脈	二八
用藥	二三

卷二

卷二

古人	一
今人	五
古書	一六
今書	二四
形體	一
中風	二
傷寒	三
陰症陽症	四
暑	六
暑風	八

霍亂轉筋	九
熱	一一
熱入心胞	一三
疫	一四
痧	一七
瘧	一九
三陰瘧	二一
痢	二一
瀉	二四
痢	二四
咳嗽	二五
噎	二六
吐	二九
頭痛	二九

卷四

脅痛	三〇
腹痛	三〇
肝病	三一
七情	三二
不寐	三三
吐血	一
諸血	三
汗	四
疽	五
腫	五
消	七
傷食	七

卷五

冷廬醫話目錄

邪祟	八
癰	九
耳	一
目	二
喉	四
舌	五
齒	七
腿	八
雜病	〇
婦科	二
胎產	五
乳	〇

幼科	一
痘	三
疳	四
外科	六
疔	一
鍼灸	二
藥品	二
食忌	七
酒	八
鴉片煙	九
雜方	〇
質正	六

冷廬醫話目錄

冷廬醫話

清 桐鄉 陸以湜定圃氏著

卷一

醫範

2/15/100

徐氏醫統云。古醫十四科。中有脾胃科。而今亡之矣。道藏經中頗有是說。宋元以來。止用十三科。考醫政其一爲風科。次傷寒科。次大方脈科。次婦人胎產科。次鍼灸科。次咽喉口齒科。次瘡瘍科。即外科。次正骨科。次金鏃科。次養生科。即今修養家。也。是次祝由科。經曰移精變氣者。可祝由也。而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。其脾胃一科。終莫之續。類經云。醫術十三科。曰大方脈。曰婦人。曰傷寒。曰瘡瘍。曰鍼灸。曰眼。曰口齒。曰咽喉。曰接骨。曰金鏃。曰按摩。曰祝由。今按摩祝由失其傳。二說微不同。而太醫院所設十三科。則與類經之說同。詳見明史。余接近有專業耳科者。是又

在諸科之外矣。

huán

錢塘名醫金潤寰瑩珂。治極難險症。從容處之。常云。古之名醫者。曰和曰緩。倉遽

奚爲耶。此語可爲俗醫鍼砭。

五世之醫。北齊有徐之才。元有危亦林。國朝有陳治。華亭人三世之醫。宋張杲。陳自

明。倪維德。陸士龍爲最著。近代亦多世其業者。青浦北韓山何自元。至今已二十四世矣。

張子和云。古人以醫爲師。故醫之道行。今以醫譬奴。故醫之道廢。有志之士。恥而不學。病者亦不擇精粗。一概待之。常見官醫迎送長吏。馬前唱喏。真可羞也。由是博古通今者少。而師傳遂絕。吁。醫官馬前唱喏。乃以爲可羞乎。今之官趨承上司。可羞之端。更有甚於此者。而況於醫乎。山陰陳載庵爲其邑令。治病獲瘳。將薦之上司。使爲醫官於郡中。力辭。將著之勳籍。使棄醫而爲官。又力辭。此真過人遠矣。醫人每享高齡。約略數之。如魏華佗年百餘。吳普九十餘。晉葛洪八十一。北齊徐之才八十。北周姚僧垣八十五。許智莊八十。唐孫思邈百餘。甄權百三。孟詵九十。三。宋錢乙八十二。金李慶嗣八十餘。成無己九十餘。元朱震亨七十八。明戴原禮

八十二。汪機七十七。張介賓七十八。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。葉天士桂八十。蓋既精醫學。必能探性命之旨。審顧養之宜。而克葆天年也。

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。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。徐靈胎診之。謂是蓄飲。爲製一方。病立已。見徐批薛證按南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。一蹶不起。氣息奄然。

口目皆閉。六脈俱沈。少妾泣於傍。親朋議後事。謂是痰厥。不必書方。且以獨參湯

灌。衆相顧莫敢決。有符姓者。常熟人。設醫肆於楓橋。因邀之入視。符曰。中暑也。參

不可用。當服清散之劑。衆以二論相反。又相顧莫敢決。其塾師馮在田曰。吾聞六

一散能祛暑邪。盍先試之。皆以爲然。卽以葦管灌之。果漸蘇。符又投以解暑之劑。

病卽霍然。見徐批薛證按南夫葉薛爲一代良醫。猶不免有失。况其他乎。知醫之不可

爲矣。然如符姓。素無名望。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。則醫固不可爲而可爲也。

震澤吳曉鉦茂才。劍菴言乾隆間。吳門大疫。郡設醫局以濟貧者。諸名醫日一造

也。有更夫某者。身面浮腫。徧體作黃白色。詣局求治。薛生白先至。診其脈。揮之去。

曰。水腫已劇。不治。病者出。而葉天士至。從肩輿中遙視之。曰。爾非更夫耶。此熱驅

蚊帶受毒所致。二劑可已。遂處方與之。薛爲之失色。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。二

人以盛名相軋。蓋由於此。其說得之。吳中醫者顧某。顧得之其師。其師蓋目擊云。徐靈胎名醫不可爲論。謂名醫聲價甚高。輕證不卽延治。必病勢危篤。醫皆束手。然後求之。於是望之甚切。責之甚重。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。如知病之必死。示以死期而辭去。猶可免責。若猶有一綫生機。用輕劑以塞責。致病人萬無生理。則於心不安。用重劑以背城一戰。萬一有變。則謗議蜂起。前人誤治之責。盡歸一人。故名醫之治病。較之常醫倍難。此蓋現身說法。猶爲真名醫言也。若獲虛名之時。醫旣無實學。又切貪心。凡來求診。無不診視。其以重幣招致者。臨證猶或詳慎。鄰近里閭之間。尋常酬應。惟求迅速了事。漫不經心。余昔一弟子。皆爲名醫。誤藥而卒。弟以瀕中候節。玩月眠遲。次日惡寒發熱。誤謂冒寒。用桂枝葛根。防風等味。致內陷神昏。不知實伏暑證也。子賣章內風證。誤謂外風。而用全蠍牛黃等味。致由於匆匆診視。不暇細審病情也。是以爲名醫者。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。限以定數。苟逾此數。令就他醫。庶幾可從容診疾。盡心用藥。不至誤人性命。揚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。克紹吳普。許叔微之脈。其不在滑壽下。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。儀徵續志雖入方技。而但以泛辭譽之。太史公爲扁鵲司馬季主作傳。必詳述其技。蓋人以技傳。不詳其技。不如不錄其人也。此論最合著述之要。近代文

人爲醫家作傳。往往以虛辭稱揚。不能歷敘其治驗。卽敘治驗而不詳方案。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。

王葑亭先生友亮。作葉天士小傳。謂年十二至十八。凡更十七師。聞某人善治某證。卽往執弟子禮甚恭。既得其術。輒棄去。故能集衆美以成名。善哉。轉益多師是我師。藝之精不亦宜乎。

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太常蘭之祖輅。精保嬰術。終身不計財利。不避寒暑。不先富後貧。越俗醫家多出肩輿。輅年八十餘。猶步行。曰。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襁褓惠耳。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。專精歧黃。就醫者不論貧富。詳審精密。檢閱方書。幾廢食寢。此皆可以爲醫者法也。

醫非博物。不能治疑難之症。略舉二事以證之。粵東呂某女。爲後母尹氏所忌。佯愛之。親爲濯衣。潛以樟木磨如粉。入米漿糊女衣袴。女服之。搔癢不止。全身浮突。酷類麻瘋。延醫療治。經年不瘳。問名者絕踵不至。將送入瘋林。呂不忍。復請名醫程某治之。程察脈辨色。見其面無濁痕。手搔肌膚不輟。曰。此必衣服有毒所致。令取其衣滌之。漿澄水底。色黃黑而味烈。程曰。樟屑春粉。壞人肌肉所致。此必爲浣

衣者所藥。非瘋也。棄其衣勿服。病自可已。如其言果然。呂詢得其情。遂出尹氏。購東莞歐蘇靈樓麟覽。余戚王氏女。徧體紅癰。痛癢不已。飲食爲減。延醫視之。以爲瘡也。治數旬不愈。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。審視再四。曰。此必爲壁蝨所咬。毋庸醫也。歸閱帳枕等。檢棄壁蝨無數。果得瘳。

醫鑑

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。余家有經紀人。勞苦嘔血數升。延醫視之。用川連。人參。大黃。余詰之曰。既補矣。又瀉之何也。答曰。古方所制者。因穢血未淨。故瀉之。余曰。是速之死也。亟命勿藥。老米粥。厚滋味。令寢食數日。不一旬而強健如故。蓋勞苦之人。未嘗享有飲食之美。數晨夕之安。得此勝於良藥多矣。其愈也固宜。又有輿夫素無疾。忽腰痛肚飽不食。醫進以大補藥。其夜腰痛益甚。腹大氣喘且死。翌日醫復視之曰。此中鬼箭也。藥物無所施。亟宜禳遣。余歎曰。奈何嫁罪於鬼哉。是中寒傷食者。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。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。書之以告世之誤信庸醫者。余謂誤信庸醫。由於不諳方書。不能不求援於醫耳。所可恨者。爲醫而不深。

究醫理。強作解人。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。

吳郡某醫。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。奉爲秘本。見其屢用麻黃湯。適治一女子熱病。無汗。謂是足太陽表證。投以麻黃服之。汗出不止而殞。蓋南人少真傷寒。凡熱病無汗。以紫蘇。葱白。豆豉。薄荷等治之足矣。豈可泥古法乎。

朱子暮年脚氣發作。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。須略攻治去其壅滯。方得氣脈流通。先生初難之。張執甚力。遂用其藥。初製黃耆。粟殼等服之小效。遂用巴豆。三稜。莪茂等藥。覺氣快足輕。向時遇食多不下。膈之病皆去。繼而大腑又秘結。再服溫白丸數粒。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。黃芽。歲丹作大劑投之。皆不效。遂至大故。蔡九峰夢葬記詳載之。觀此知高年人治病。慎不可用攻藥也。

祥符縣醫生胡某。操技精良。當道皆慕名延致。都督某之女。與人私。偶感寒疾。招胡診之。胡謂此孕服也。某曰。先生之言信乎。胡曰。非識之真。不敢妄言也。某乃呼女出。以刀剖其腹。視之信然。胡大駭。暈仆。良久始蘇。歸病數月即卒。胡之藝工矣。惜乎其不知顧忌也。

先祖秋睦公宰密縣時。誤以此事先生祖母顧太孺人恆爲以無言之。

近世醫者。能讀內經鮮矣。更有妄引經語。致成笑端者。如治不得寐。引半夏秫米

湯覆杯則臥。云是厭勝之法。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。謂可安臥。治脚疔。引膏梁之變。足生大疔。以爲確徵。不知足者能也。非專指足而言。又有治痺瘰證。以陰氣先傷。陽氣獨發。爲已任編之言。蓋未讀內經金匱。第見已任編有是語耳。疏陋若此。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。

醫貴專門。歛吳章侯太守端甫。攢花易簡良方中。勸行醫說。言之甚爲切至。特錄之。古法行醫。各有專科。近見懸壺之輩。往往明日出道。今日從師。脾書內外兩師傳授。甚至兼治痧痘咽喉。探其根底。一無擅長。不過取門數之多。以博錢財。抑知賦質有限。何能兼善。病者不知。恆被貽誤。曾見有人患風痧。醫視爲漆咬。而誤用清藥。又有患火焰疔者。醫視爲熱瘡。而誤用發散諸品。幾致不治。此皆不專門故也。可不慎哉。

蘇州曹某。狀修偉多髯。醫名著一時。而聲價自高。貧家延請。每不至。巨室某翁有女。待字閨中。因病遣僕延曹。僕素憎曹。給以女已出嫁。今孕數月矣。吳俗大家婦女避客。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。曹按女脈。漫云是孕。翁大駭異。次日延醫至。使其子僞爲女診之。復云是孕。其子寒幃啓袴視之曰。我男也。而有孕乎。誣我猶

可。誣我妹不可恕也。叱僕毆之。并飲以糞。跪泣求免。乃薙其髻。以粉筆塗其面。縱之去。歸家謝客。半載不出。聲望頓衰。太湖濱瘍醫謝某。技精藥良。而居心貪譎。往往乘人之急。以爲利。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。以其貧拒之。疽潰遂死。某憤甚。謝有拳勇數十人。不能近。某持刀伏稻間。伺其出。突起刺其腰。謝以所製藥敷治。將痊。怒某之刺己也。亟愬之縣。循例擿驗。縣官揭其衣。用力重。衣開皮裂。冒風復潰。而卒。某按律抵罪。後遇赦得生。此二人醫術皆良。乃一則以傲敗名。一則以貪傷身。皆可爲戒。故並誌之。

徐靈胎慎疾芻言曰。少時見前輩老醫。必審貧富而後用藥。尤見居心長厚。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。尙如此謹慎。卽此等存心。今日已不逮昔人矣。此言真可砭俗。近時所稱名醫。恆喜用新奇之藥。以炫其博。價值之昂不計也。甚至爲藥肆所餌。凡診富人疾。必入貴重之品。俾藥肆獲利。此尤可鄙。揚州府志辦高郵州志稱袁體庵。案脈極捷。以爲醫之切脈。以審慎爲工。捷於案脈。乃市醫苟且之爲。班斷不如是云云。吁。今之醫者。鮮不以捷爲工。卽延醫者亦皆以捷爲能。盍深味此言。